

羣衆演唱材料

曲藝

第一輯

文化部藝術事業管理局 合編
中國曲藝研究會

通俗讀物出版社

目 錄

- 三換春聯（山東快書）……王 澍、章 明、趙興堡（1）
- 兩個鴨梨（鼓詞）……文 浦、貴 食（19）
- 西遊漫記（相聲）……席 香 遠 原作（27）
劉寶瑞、郭全寶 修改
- 海濱漁夫（山東快書）……趙慶維（38）
- 撲克迷（相聲）……賀雅賢、高劍平（58）

三換春聯

(山東快書)

王 澍、章 明、趙興堡

(開場白) 各位同志，今天我說的這個段子，叫作“三換春聯”。這春聯就是咱們過春節貼在大門上的對聯。“三換春聯”是說有一個人，他過了三個年頭，換了三副春聯。有位同志說了：誰家過春節還不得換一副新春聯，有什麼稀奇？我說，您不知道，人家換春聯換得有學問。不信，您聽我說說。

說了個老漢住家在山東，
他姓李，名運通，還有個外號“老運通”。
他今年五十歲出頭掛點兒零，
論成份本是一個老中農。
這老漢莊稼活上是個好把式，
經驗多，辦法強，耕、種、鋤、割都精通！
幼年間也曾上過幾年學，
唸過那趙錢孫李百家姓、千字文和三字經。
他兒子大明是解放軍的好戰士，
邊防線上立過功。
他老伴省吃儉用會把日子過，

老兩口不愁衣食不愁窮。

有人說他越老越走運。

“可不是，我這就是老運亨通！”

（夾白）“老運通”的外號就是這麼來的。

五二年，村上成立了合作社，

社長名叫李文宗。

李社長三番五次來找李老漢：

“運通叔，你的思想通沒通？”

老漢一聽哈哈笑：

“通啦！這點兒事情還想不過嗎？”

“那你老就入社吧！”

“誰入社？你運通叔不是三歲小毛孩，

你哄哄勸勸就把你們的白話聽？

哼！你們說結社以後能增產，

依我看，簡直就是胡折騰！

我問你：結了社，人能多長兩隻手？

結了社，看家狗牠能把地耕？

結了社，一棵高粱能吐兩個穗？

結了社，黃豆根下能出花生？”

“那當然是不能啊！”

“這不就結了嗎！

再一說，人要多了心不齊，

你要往西他要往東。

親兄弟天長日久還要分家散了夥，
何況這張王李趙百人百家百秉性！”

“運通叔，你聽我說。”

“你說吧！”

“結了社，一人不能多長兩隻手，”

“是啊！”

“一個人可能頂上兩個人用！”

“那才邪門兒咧！”

“結了社，一棵高粱吐不出兩棵穗，”

“對！”

“可要比兩棵穗的高粱多收成！”

“越說越玄啦！

不怕你把耗子吹得有牛大，

我光會看來不會聽。

你別看我人老不中用，

敢和你們比輸贏！”

“嚨！這麼說，您是要和社裏賽一賽？”

“賽賽就賽賽！”

“運通叔，我還是勸您……”

“嘿！你害怕啦？”

“合作社還能害怕啊？就這麼辦吧！”

老運通把社長打發走啦，

老婆婆過來把當家的叫了一聲：

“當家的，文宗說的都是理，
你咋當成耳旁風呢？”

“你懂啥，咱傢伙齊全牲口硬，
十二畝好地在村東，
我要入社一定合不上，
就好比一塊肥肉熬在一鍋白水中！”

“這話你咋不跟文宗說？”

“這話你能說給外人聽？”

（夾白）他也知道這話不好聽哩！

“那你不入社就不入社吧，
又何必跟人家社裏比輸贏？
你還想賽過人家合作社？
說起話來不牙疼！”

“別囉嗦啦，你真是頭髮長來見識短，
跟你說話是白搭工！

和他們賽賽又有什麼了不起？
管保他們只有輸來沒個贏！”
且不說老運通當時誇了海口，
地裏活計他可真真下苦功：
早起晚睡把莊稼勤侍弄，
出出進進總把個糞筐抬在手中。
這一年風調雨順年景好，
他的穀子長得黑油油的不透風。

合作社組織起來頭一年，
經驗不足本錢輕。
社裏的穀子一畝打了整三百，
老運通打了三百掛點兒零。
嗨！這一來他就像封官掛了帥，
人前人後抖威風。
走起路來橫着個膀，
小鬍子嚙的好像一棵蔥。
有一句話逢人必說沒個忘。

（夾白）哪一句啊？

“知道嗎？合作社輸給了我老運通！”
遇着個落後的恭維他幾句，
他眯着眼睛越聽越受用。
這一晚，他心裏高興睡不着覺，
給兒子大明寫了信一封：
“告訴你！我跟合作社競賽得了勝，
咱的莊稼強過社裏的好幾成。
大明啊，你在部隊上是功臣，
生產模範是我老運通！”

（夾白）誰封的他！

過了些日子大明的回信到，
老運通未曾拆信笑盈盈：

“屋裏的，兒子大明的信到了。”

“那你唸給我聽聽！”

“好。爹爹來信我收到，
知道了二位大人身體壯實很高興。

部隊裏展開軍事大訓練，

兒又在練兵當中立了功。

又立了功啦！哈哈！

您來信提起競賽這件事，

我可認爲……小雜種！”

“呦！他這是罵誰啊？”

“他敢罵誰？我罵他哪！

我不入社他不贊成！

他還說：不入社將來要後悔，

自私的思想要洗清。

還叫我把眼光放遠點兒，

這一條單幹的道路行不通！”

“孩子說得對嘛！”

“你閉上嘴！兒子說我還不夠？

你也來棉花地裏亂栽惹！

好，他說我眼光看不遠，

我就來個三年計劃賭輸贏！

三年之內勝過合作社，

家中事，不許你們娘兒倆瞎囑咐；

三年之內輸給合作社，

大明怎說我怎聽！”

你看他心中憋足這口氣，

恨不得明天就能定輸贏。

大雪飄飄春節就要到，

村裏頭到處鬧哄哄。

這一天，老運通鎮上去把年貨辦，

買豬肉，買粉條，還包了包糖食提手中。

轉身又走進了賣春聯的對子鋪，

掌櫃的起身把他迎：

“來啦，看看吧！”

今年的對子真不少，

盡都寫的新內容：

這一副寫的是發展農業大增產，

那一副寫的是互助合作的優越性，

這一副寫的是實行農業集體化，

那一副寫的是單幹的道路走不通。

您看中哪副要哪副，

兩千一副，價錢挺公平。”

老運通看着春聯直搖頭：

“哪副我也沒看中。

這一副，這字兒寫的不帶勁，

那一副，紙張刷得不夠紅。”

這哪是他心裏的話，

分明是他看見這些詞句就頭疼。

老運通轉身奔了紙舖子，

買了張紅紙回家中。

他心裏打了個好主意：

“我自己編一個新詞新內容！”

轉眼到了大年三十後半夜，

家家戶戶燈火紅。

這一家燉了一鍋肥豬肉，

那一家饅頭蒸餃上了籠。

這時節，老李家打開了門兩扇，

從門內走出了老運通。

他老伴打着燈籠把門框照，

鮮紅的對聯貼在門上不歪不斜不上不下挺端正。

上聯是：小兒參軍保國，在部隊屢建奇功；

下聯是：老漢單人匹馬，第一年旗開得勝。

橫批是：老當益壯！

老運通瞅着對聯哈哈笑：

“寫副對聯費啥工！

屋裏的，明年的對聯我都想好啦，

上聯不動，下聯改改就能用！”

“咋改？”

“改成了：老漢單人匹馬，第二年又逞英雄。

橫批是：越戰越強！

第三年的也都想好啦！

上聯不動，下聯改改就能成！”

“咋改？”

“改成了：老漢單人四馬，第三年大獲全勝！

橫批是：百戰百勝！”

先不提老運通自己想的美，

那合作社，轉過年來光景與前大不同。

學技術，找經驗，

社員們的熱情似火紅。

老運通心裏暗盤算：

合作社今年可不稀鬆！

如今人們都誇獎我，

說我是單幹的旗幟李運通。

萬一叫合作社比過了我，

這個跟頭栽的不輕！

對！我得暗中學着幹，

他們的辦法，我得一一的記心中。

過完了大年初三到初四，

合作社墊圈積肥就開了工。

老運通說：“莊稼人半年辛苦半年閒，

哪有個大年初四就亂閑閑！”

說着說着也揹起個大糞筐，

大清早從西轉到東。

“老運叔！大年初四你怎麼也拾糞？”

“是啊，我閒着沒事筋骨疼！”

合作社買來了肥田粉，

他又說：“這個石灰麵子有啥用？”

說着說着他也進城去，

“石灰麵子”他也買了兩大桶。

合作社發動婦女來生產，

他又說：“可當心鋤斷了麥苗，爛了蔥！”

說着說着回家他把老伴叫：

“屋裏的，今年和往年不相同。

咱家中以往的勞動組織不大合理，

地裏的活計，你幹的過於輕，

從今後你要多加一把勁，

婦女生產最光榮！”

（夾白）他都學會啦。

有一天，合作社添了驢子和大馬，

老婆婆告訴了老運通：

“當家的，我看咱們也添匹馬，

一馬能頂兩牛用。”

老運通一聽真窩火，

又是氣來又眼紅：

“算了吧，常言說壯牛強過馬，

高頭大馬中看不中用。”

又一次，合作社添了架馬拉收割機，
割起小麥快如風。

老運通單門獨戶買不起，
他只好捏着鼻子哄眼睛：

“算了吧，咱去年小麥種的少，
沒有這玩意兒也能行。”
老婆婆知道他心裏的事，
拿話打動老運通：

“唉！咱們連個牲口都添不起，
人家拖拉機要來了，咱們就更不中啦！”

“什麼拖拉機，拖拉機，
它比我的黃牛還差幾成！
它能耕地，黃牛也耕地，
黃牛拉糞，拖拉機它可幹不成。”

（夾白）您聽聽他這個理！

你看他心裏越虛嘴越硬，
侍弄莊稼也就更加工。
爲競賽，他起五更來睡半夜，
累的他睡在炕上喊腰疼。
有道是人勤地不懶，
到秋後掙來一個好收成：
高粱一畝收了三百六，
穀子玉米四百還掛零。

老運通這才鬆了一口氣：

“嗨！今年的競賽準得贏！

就算他合作社裏也增產，

他哪能增的過我老運通！”

想到此，他揹起個大糞筐，

合作社裏找到了李文宗：

“文宗，我到此不爲別的事，

問問你們啥收成。

合作社天天喊豐產，

究竟倒是豐不豐？”

李社長聞聽哈哈笑，

不慌不忙報收成：

“棉花一畝收了三百三，”

“啊？”

“高粱四百掛點兒零，”

“有這麼多？”

“穀子玉米超過五百，”

“我可不信！”

“不信，咱們來稱一稱。”

老運通聽罷了這番話，

不由得臉上一陣紅。

他說聲：“回見！”就要走，

李社長一把拉住不放鬆：

“老運叔，你也把你的產量談一談，
咱們社裏是虛心學習，接受批評。”

“我的產量……咱們今年下的是和棋，
你們沒輸，我也沒贏！”

老運通一溜小跑回了家，

搭拉着腦袋不吭聲。

村裏的單幹戶見他洩了氣，

一個個暈頭轉向發了矇。

老運通憋住了一口氣，

他拾糞、墊圈、修車、餵牛足足忙了一個冬。

單等明年春天到，

要跟社裏拚上老命賭輸贏。

大年三十後半夜，

家家戶戶燈火紅。

這一家燉一鍋肥豬肉，

那一家饅頭蒸餃上了籠。

（夾白）怎麼是老詞兒？您往下聽，有新鮮
的！

老運通在家把對聯寫，

上聯是：小兒參軍保國，在部隊屢建奇功。

（夾白）上聯是原封未動。

他提筆又把下聯寫，

怎麼想也想不通啦！

“當家的，寫啊！”

“沒想好。”

“你不是去年就想好了嗎？”

“去年那老詞兒不能用。”

“想好了的怎麼又不能用呢？”

“別問了！不能用就是不能用！”

老運通燃着鬍子想了半天有了主意，
提起筆刷刷拉拉又寫成：

“哈哈！今年的下聯比去年的好！”

你聽着：老漢單人匹馬，等來年再顯威風。”

（夾白）今年他就不提啦！

六九打春地解凍，

柳樹發芽颯春風。

眼看這第三年裏要決勝敗，

競賽到了最高峯。

一開春，合作社打井來防旱，

人多心齊，六眼水井成了功。

老運通看着眼紅也無法，

只好是說兩句風涼話兒給人聽：

“看皇曆，今年是五龍來治水，

打井那算是白搭工。”

春耕過，到夏鋤，

地裏的景象大不同。

社裏的莊稼一股勁地往上長，
老運通的莊稼可就差了好幾成。
他心裏著急盼下雨，
可偏偏的一連四十多天總是天晴。
他地裏高粱、玉米黃又瘦，
棉花旱得擰成繩。
誰知道一波未平一波起，
地裏頭發現了病害蟲。
火蜘蛛紅糊糊的爬滿地，
糟害莊稼實在兇。
合作社買來了殺蟲粉和噴霧器，
連夜加班來除蟲。
老運通急得雙腳蹦，
成天價泡在地裏捉害蟲。
沒想到接二連三禍事到，
老伴兒鬧起來心口疼。
一連三天起不了炕，
老運通急的發了矇：
“你看她早不病來晚不病，
偏在這節骨眼兒她心口疼！”
忙的他每天團團轉，
連踢帶打纏不清。
他這是顧了吹笛，顧不了捏眼，